

无上荣耀

NO HIGHER HONOR

「美」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IEZZA RICE / 刘懿车 译

美国第一位
黑人女国务卿
赖斯唯一亲笔
从政回忆录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无上荣耀

NO HIGHER HONOR

[美] 康多莉扎·赖斯 著 刘勇军 译
CONDOLEEZZA RIC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上荣耀 / (美) 赖斯 (Rice, C.) 著; 刘勇军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书名原文: No higher honor
ISBN 978-7-5438-9324-5

I. ①无… II. ①赖…②刘… III. ①赖斯, C. — 自传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60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210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No Higher Honor

Copyright © 2011 by Condoleezza Ri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i Tobias Agency, LLC and WSK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无上荣耀

作者: [美] 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

译者: 刘勇军

出版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胡如虹

审读专家: 徐留根

监制: 于向勇

策划编辑: 马占国

版权支持: 李彩萍 文赛峰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颜森设计

封面照片提供: 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5

字数: 600千

书号: ISBN 978-7-5438-9324-5

定价: 6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献给在前线守卫自由的将士；
献给在岗位上为促进自由辛勤工作的外交官和普通民众。



序



从我居住的水门公寓到办公的雾谷，只有短短四分钟的路程，这让我觉得十分幸运。经过一天的紧张工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不需要再忍受通勤之苦，总让我心存感激。

在我当值的最后一个早上，我真希望能多有点儿时间让我回顾这段经历。但我很快到了车库，然后乘坐国务卿的私人电梯上到七楼，走进被装饰得非常华丽的门廊，墙上挂着我那些前任的肖像。

我最后一次见了我的下属，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他们亦为我准备了一件礼物：为我买下了我在白宫内阁会议室的椅子。每位总统内阁成员都有一张椅背配以饰板的褐色大皮椅。我记得当初我第一次看到印有“国务卿”字样的椅子时脸都红了，当时我想，这是我的前任坐过的椅子。托马斯·杰弗逊也有属于自己的椅子吗？

告别仪式非常短暂，因为我们有工作要忙。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会来此就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一事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上任时中东局势就已剑拔弩张，如今那里的局势依旧紧张。但比起2001年内阁成立伊始，局势已大相径庭，其间发生过许多事，如今“新中东”的轮廓即将形成。

这天，我的任期即将结束，我站在那里，看着我最为推崇的四位前国务卿的肖像。其中包括“大众偶像”托马斯·杰弗逊，以及堪称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他亦被所有人奉为楷模。

但我还得将迪安·艾奇逊和威廉·西瓦德算上。艾奇逊的对外政策处理

得井井有条。但1953年，他卸任时曾被人抛出过这样尖锐的问题：“谁丢失了中国？”许多人责怪他没能帮助美国阻止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的胜利。但现在，人民开始缅怀他曾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奠基人之一。

威廉·西瓦德亦是我尊敬的对象。人们为何对西瓦德尊敬有加？理由很简单，因为当年是他买下了阿拉斯加。1867年，他将购买阿拉斯加的提案递交给参议院获批时，西瓦德曾被人严厉谴责：“你为何要花700万美元从沙皇手里买个‘冰柜’？”西瓦德的这一决策曾被人耻笑为愚蠢之举。我跟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在一次闲聊中提起过此地，他近段时间曾去过阿拉斯加。“那里真美，”他说，“让我想起俄罗斯。”“谢尔盖，以前那就是俄罗斯的领土。”我打趣道。现在，西瓦德购得阿拉斯加的精明之举让所有美国人喜不自禁。

那些肖像不仅是装饰，它们总会提醒我常在新闻媒体以及其他人的面前说的话：现在的新闻头条和历史的评判很少会一致。如果你太在意现在人们对你的评价，那你定将难以兼顾事后的名誉。

在这点上，我和迪安·艾奇逊有相似之处，都是在时局动荡之时走马上任，我们都喜欢引用英国史学家C.V.韦奇伍德的名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但书写历史却总是从回顾的视角出发。尚未研究开端，结局已经了然于胸，倘若只知开始，历史则无法重现。”

天哪，你竟然经历过这么长的历史，我想。接着，我走到下面的大厅，最后一次接见以色列外交部长。

目录

CONTENTS

序 1

前言 1

第1章 灾难前夕 1

第2章 “诚实的中间人” 12

第3章 政策的开始 21

第4章 中东 44

第5章 弗拉基米尔·普京 51

第6章 美国遇袭 63

第7章 开始规划阿富汗战争 79

第8章 反恐战和家园保卫战 86

第9章 南亚核危机 106

第10章 两国方案 113

第11章 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 128

第12章 再谈萨达姆 143

第13章 对抗国际社会 157

第14章 “48小时” 175

第15章 总统的非洲之行 192

第16章 伊拉克再临挑战 200

第17章 2004年 218

第18章 “伊拉克需要自治” 228

第19章 离巴勒斯坦国又进了一步 239

第20章 又是四载 243

第21章	国务卿	247
第22章	在国外推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272
第23章	高山与尘土	291
第24章	“颜色革命”接连爆发	303
第25章	巴格达和开罗	313
第26章	心碎之地——达尔富尔	327
第27章	“卡特琳娜”飓风	336
第28章	通宵达旦地工作	344
第29章	还有如此糟糕的事情吗	350
第30章	外交改革	362
第31章	跟印度建立新关系	372
第32章	拉丁美洲的民主	382
第33章	更换伊拉克领导层	388
第34章	伊朗政策的改变	395
第35章	陷入战争旋涡的中东	404
第36章	修订反恐战法律框架	425
第37章	伊拉克局势一落千丈	433
第38章	亚洲局势动荡，中美关系遭遇挑战	442
第39章	打出最后一张牌	460
第40章	外交攻势	468
第41章	与拉美相处的新方法	482
第42章	改善巴勒斯坦民众日常生活水平	490
第43章	伊拉克与美国后方	503
第44章	通往安纳波利斯之路	512

第45章	紧急法令	517
第46章	最终地位谈判	523
第47章	任期的最后一年	530
第48章	仿如昨日，沧海桑田	540
第49章	中国将何去何从	548
第50章	奥尔默特的条件	553
第51章	打造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	567
第52章	格鲁吉亚战争爆发	579
第53章	巩固与伊拉克、印度的重要关系	590
第54章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卡扎菲	596
第55章	朝鲜最后的机会	599
第56章	2008年的金融危机	607
第57章	孟买	611
第58章	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614
	后记	620
	资料来源	625
	致谢	631

第1章

灾难前夕

1998年8月，乔治·H.W.布什打来电话，邀请我到缅因州跟他及其夫人芭芭拉·布什共聚。在做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问题专家的那几年里，我跟老布什总统的关系日渐紧密。之前，他们不止一次邀请我去他们在肯尼邦克港漂亮的府邸。那是一幢木板式（Shingle-style）建筑，有不少年头了，里面饰以柔和的印花棉布，雅致且不失奢华，从窗子向外望去还能看到壮观的海景。我不是特别喜欢下水玩，却喜欢静观大海的感觉，沃克角^①是最适合欣赏大西洋美景之地，我欣然受邀前往。

驱车沿新格兰的岩石海岸往别墅入口而去时，院落上方飘扬的两面旗子让我印象深刻：一面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旗子，另一面则是代表前总统身份的星条旗。（后来杰布·布什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他们的府邸又多了一面旗子）这其实也在无意中说明了这个家族显赫的历史，而这样一个周末也注定会不平凡。

老布什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愿望，想让我和他的儿子乔治·W. 布什多加交流，这无疑会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我们还可以交流一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那晚，在一顿非正式的龙虾宴之前，我跟布什州长在他们家的后廊散步，他告诉我他很有信心11月再次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如果他能大获全胜（对此他满心期待），他很可能会竞选总统。

^① 这片产业是老布什的爷爷在20世纪初买下的，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沃克角”。——译者注

我当时觉得，这位州长竞选总统希望渺茫。当年，克林顿在位时尽管在道德上被人诟病，但国家局势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而身为州长的布什并未经受考验，而且还要面对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强势阻击。那晚，出于礼貌，我并未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告知主人，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那个周末，当我们一起钓鱼（他在钓鱼，我只是坐在船上观看），或在府邸中的小健身房一起做运动时，我们谈到了俄罗斯、中国和拉丁美洲，他想知道如果他当选总统应该考虑使用什么样的外交政策。那时我很快意识到，他对美国南部邻邦，特别是墨西哥的了解远比我清楚。我心里暗自决定，等回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一定要看看跟墨西哥有关的文章。

不过，我们还谈到了别的事。他对我在伯明翰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成长史颇有兴致，我亦被他希望改善贫困青少年教育的热情所吸引。此外，我们还在大学录取和平权法案的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的意见更为保守，赞同按照人种进行录取；他则希望通过其他方法提高得克萨斯大学学生的多样性。他自豪地说，他将来能获得半数西班牙裔选民的投票，还能获得超过1/4的非洲裔选民的投票。

我喜欢他。此人风趣，又不拘小节，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却很认真。那年秋天我们互发电邮，内容大多是友好地讨论对当前热点事件的看法，比如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的问题，克林顿政府致力扩张北约的问题。在11月选举后的几天，情况一如布什所料，这位得克萨斯州的现任州长以压倒性票数再次当选。我很快收到他的信，获悉他希望更加关注国际问题。

1999年3月初，他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奥斯汀来，跟州长商谈即将到来的大选。“你能帮我在酒店订房吗？”我问。

“你不用住酒店的，”他回答道，“州长希望在家里跟你见面。”这其实表明了布什希望我支持他竞选的态度，看来他当初所说并非戏言。几周后，我的照片就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成了致力支持乔治·W. 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的筹备委员会中的一员。当时，我对突如其来的曝光感到十分诧异，但也下定决心促成此事。

在布什邀请我加入其总统竞选团队后，我最先给父亲打去电话。小约翰·卫斯理·赖斯热衷于政治，喜欢观看新闻节目，特别是有线卫星公众事

务网络（C-SPAN）的新闻，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当年在饱受种族隔离之苦的亚拉巴马州，一名共和党的书记员帮他登记投票，自那时起他就成了共和党忠实的拥趸。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难掩喜悦之情。

竞选工作开展得非常专业，也非常成功，但工作初期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行。当年，我已在斯坦福大学做了六年教务长。我心甘情愿辞去这一职务，全力辅佐布什竞选。在总统竞选初选时，外交政策成为对抗另外几位资深候选者的撒手锏，而且在最后的大选中，外交政策的推行也成为其他候选人的致命弱点。我知道乔治·W. 布什希望我能辅佐他应对那些无法避免的外交问题，以确保在回答问题时滴水不漏，维持总统形象。

1999年，我一直忙着组织几名外交政策专家为布什出谋划策。首先，我给保罗·沃尔福威茨打去电话，在罗纳德·里根任总统期间，他曾是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而在乔治·H. W. 布什担任总统时，他在国防部担任秘书一职，负责为该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沃尔福威茨思维敏捷，有旷世之才。他的学士学位是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的，后来在竞争激烈的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尽管沃尔福威茨从政多年，政绩显著，但他绝不是独断专行之人。我跟他认识近20年了，当我邀请他跟我共同担任外交政策小组组长时，他欣然接受。

理查德·阿米蒂奇和斯蒂芬·哈德利也曾为第一届布什政府效过力。阿米蒂奇肌肉发达，身材敦实，曾为海军军官，参加过越战，精通亚洲事务。许多人相信“兰博”这一角色的原型便是阿米蒂奇。但他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和妻子收养了许多残疾儿童，他是科林·鲍威尔的挚友，后来布什政府内部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哈德利性格温顺，俄亥俄州人，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他当时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非常聪明，做事井井有条，在竞选中真需要干实事的时候（不只是在口舌上较长短），我们都会仰仗哈德利撰写初稿。他做这种事总是任劳任怨，且效率极高。

在1989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的非常时期，我跟罗伯特·佐利克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在工作中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人，能够想到解决方案并将其付诸行动。在国务院工作时，佐利克堪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左膀右臂，在

中美和欧洲事务上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他提出来的。他曾领导美国三人代表团参与德国统一问题的讨论，而我当时亦是白宫代表之一。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起初曾是我在国安会的上司，我当时在委员会任特别助理一职，帮助协调欧洲和苏联事务。他还曾在许多部门担任要职。罗伯特是堪萨斯人，有着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幽默感十足，喜欢捉弄人。但他易动怒，没什么耐心，树敌颇多。有人认为罗伯特是个很难伺候的主儿，但他对布什非常重要，我跟他的关系相当好，会开诚布公地谈论有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我邀请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le）加入竞选团队，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参与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制定。佩里曾是外交政策保守主义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亨利·基辛格等人的死敌，做事以心狠手辣闻名。但布什需要幕后的竞选团队能各显神通，我组建的这个竞选团队必须充分表明，布什致力于制定包容的外交政策。多夫·扎克海姆（Dov Zakheim）也曾倾力支持五角大楼的改革计划，他的加盟也让我们的竞选团队得以完善。我们甚至针对不同地区安排了不同专家，比如延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er），我们的非洲政策就是由他制定的。

总之，整个竞选团队的成员相处融洽。我的工作是将团队组织起来，调解因个人因素导致的矛盾，团结每一个人，使大家都心无旁骛地为布什竞选贡献力量。我不觉得自己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会遭人怨恨（我曾是乔治·H.W. 布什竞选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们大都知道我跟布什州长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在团队中充当了传话筒的角色。大家一起工作得非常顺利，少有冲突，总是在每周日晚的电话例会中将工作安排好，比如为小布什协调各种需要，调整政策方向，改变应对措施。

我们给竞选团队取了个“火神队”的绰号，这仅是一时的玩笑之举。这绰号取自罗马神话中的一位神灵，火神亦是我的家乡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城的象征。除此之外，这个绰号再无别的含义，但许多阴谋家想利用这个名字大做文章。

竞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我频繁地造访奥斯汀向布什做简要汇报，将整个政策文件归纳为六大点，并帮助撰写大型演讲稿。我还代表布什跟媒体

见面，记者总是问到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觉得任期一届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已经为竞选美国总统做好了准备？”

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是参加6月份由克里斯·马修斯主持的一档名为《刨根问底》的节目。马修斯可是个难缠的主持人，他很少会给嘉宾时间思考，不让他们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我记得他曾问到布什当选总统是否等同于“在职培训”，我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布什在做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就已经处理过相当复杂的问题。得克萨斯州很大，也很复杂，要想管理得好，此人定能提出正确的问题，融会贯通各类信息，坚持原则并做出决策。州长必须得是个能人。

马修斯感觉我在拿乔治·W. 布什跟比尔·克林顿对比，意指布什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克林顿在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匆忙上阵，他说：“没错，你这话好像得克萨斯州州长夫人的口吻，她曾说过‘他可是真正的州长，而不是阿肯色州的州长’。”我并没听说过此话，但我针锋相对地说：“我老家是亚拉巴马州，我在这里不想跟你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州。”马修斯突然笑了，我当时感觉我在竞选活动中的首次媒体测试中算是过关了。

任何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至少亲历一次竞选活动。竞选初期，我们频频遇阻，什么都得靠自己。民众非常热情，但仅限于一些非常小的地方。竞选大会上播放的音乐中就包括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的《尘埃落定，我是你的》（*Signed, Sealed, Delivered, I'm Yours*）。我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歌，但时至今日，我每每听到这首歌，当年体育馆、大礼堂和牛仔酒吧里满是布什早期拥趸的情形就浮现在脑海中，历历在目。

我喜欢按部就班地工作，享受这种未知的过程。在辞去教务长一职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精彩，这让我非常满足。1999年7月，在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安排父亲跟乔治·W. 布什见了面，父亲当时高兴坏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即兴就竞选策略问我问题，而那些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到底怎么搞砸的？布什无法在民众面前证明他这个共和党人有何特别之处，但这真是民众感兴趣的话题！”他十分仰慕布什州长，我是竞选团队的一员让他感到非常荣幸。

2000年2月，我回到家乡。那年，新罕布什尔州和密歇根州刚刚发生灾

难，我组织竞选团队到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初选宣传。记者安·多德想好好了解我这个人，她那天上午先去我家采访父亲，准备之后再采访我，可就在采访的时候，父亲突然心跳停止。她拨打了911，然后又打电话给我多年的助手玛丽莲·斯坦利。我当时正在开会，斯坦利突然闯了进来，将我父亲的病情跟我说了，还说他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叫上助手露丝·艾略特，匆匆赶回家中。那一幕就像《仁心仁术》中的场景，父亲躺在地上，他们正在电击他的心脏。我听见医护人员说：“他的脉搏很弱。”我们急忙将他送到医院，心急如焚地等待结果。父亲这次并非心脏病突发，但他的心脏停跳了好长时间，从而出现脑部缺氧并发症。也就是说，他是因为脑部缺氧而导致的昏迷，现在吉凶难料。

父亲持续昏迷了大约一周才苏醒，他的脑损伤严重。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完全康复，但他还是拼命地活了下来。死神无数次同他擦肩而过，但他每次都挺过来了。父亲是伟大的，我看着这个爱我的男人在死亡边缘挣扎，顿感生无意义。不能将竞选的点滴跟父亲分享，我感觉似乎太不公平。现在，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父亲却不能跟我分享这份喜悦。不用说，我经常不能回家亦让我感觉十分愧疚，为总统竞选出谋划策这等荣耀之事到现在却成了一种负担。

但我还是继续忠于自己的事业，我跟自己说，父亲肯定也会同意我全身心投入竞选的决定。在民意调查中，布什的票数正稳步上升，他现在真的有机会成为总统了。但公众仍然质疑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我们也无法消除公众的疑虑。事实上，在竞选初期我们有过一次严重的失误，这次事件让我们一度非常被动，花了不少功夫才平息此事。

1999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抵达奥斯汀机场时电话疯了似的响个不停。是乔尔·申打来的，这个年轻人做事非常勤勉，甚至睡在竞选办公室里（竞选政策主任，后成为竞选办公室副主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幕僚长的约书亚·博尔滕最后给他安排了一间公寓）。乔尔·申问我是否看过安迪·希勒对布什的访谈节目，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并没看到。于是，他将访问的文字记录念给我听，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儿。“你知道台湾的‘总统’是谁吗？”布什回答道：“姓李。”“你知道巴基斯坦的将军叫什么名

字吗？”布什回答道：“将军？”“印度总理是谁？”布什根本就答不上来。

“呃，情况听起来相当糟糕。”我说。

“还不止呢。”乔尔说，“这段话被录了下来，现在正一遍一遍地播放。”

我先是去了酒店，并没打算给布什打电话，觉得还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他时再行商议，这样也许好点儿。不过，那天晚上他倒给我打电话了。

“意大利的总理是谁？”他问道。我一听笑了，心想他倒是很乐观。事实上，回答不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跟州长是否有能力治理整个国家并无必然联系。其实就连克林顿总统都说如果布什入主白宫，他“很快就会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这件事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不过，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在布什府邸的露台上吃早餐时，我还是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必须迎头赶上。”

“我知道。”他回答道。

他的确是这么做的。我们需要尽量拟定谨慎的外交政策，这样美国民众也会更关注布什的能力以及他在国内取得的成就，而不是耿耿于怀他是否知道外国领导人的名字。我们锁定了几个要点问题：导弹防御；削减进攻性核武器；加强同新兴民主政体，如印度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他对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广泛了解的优势。

一些共和党的资深元老一早就支持布什，特别是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乔治·舒尔茨。其中，舒尔茨还在他位于斯坦福大学的家中举办过政策研讨会。初选会后，又有一些重量级人物加入了我们的阵营，其中包括科林·鲍威尔和亨利·基辛格。我们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在对阿尔·戈尔的第二轮辩论中，布什大获成功。

在第一轮辩论中，乔治·布什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不佳，但幸运的是，戈尔在辩论时不断叹气和一脸的橙色妆容让观众没有过分注意到这点。而且，那天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也比我们预想的少。我们知道，在下一轮辩论中，国际事务肯定会成为焦点。第二轮辩论的那天下午，我和布什的“红颜知己”卡伦·休斯以及竞选团队的新闻主任坐在布什在北卡罗来纳的总统套房中，帮他预习外交政策热点问题。几个回合下来，筋疲力尽的布什说：

“差不多了。”

那时我们已经就全球发展和贫困问题准备了理想的答案。提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道，美国乃泱泱大国，应该不遗余力地减免那些最贫困国家的债务。数日后，《纽约时报》撰文提到了一些支持债务减免的领导人名单，其中就包括布什和罗马教皇。而且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也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与之相对的是，阿尔·戈尔莫名其妙地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被《周六夜现场》节目讽刺的原话），乔治·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出色表现真可谓及时雨，外交政策已不再是他的短板。

布什当然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辩论结束后，我在他下榻的酒店房间外找到了他。他上前拥抱我说：“哦，宝贝儿！”言下之意：“你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

佛罗里达州

辩论结束后，时间过得飞快，投票选举的那天下午我飞抵奥斯汀。等我到达四季酒店时，电视台正在计算戈尔在各州的得票情况。我和布什的几个朋友以及他的家人一起下楼观看，我们的情况着实不妙：密歇根、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州都落后于对手。我跟布什的妹妹多罗·布什·科吉坐在一起，沮丧地看着电视直播。“我们换个地方吧。”我对多罗说。以前我是运动员和体育迷那阵儿就有点儿迷信：如果你一直坐在沙发的右边，而你的球队老赢不了比赛，那就换到左边。当然，我知道这事不怎么靠谱，但也没什么坏处。

我们真的换了位置，而当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说我们的票数在佐治亚州领先时，那简直就跟奇迹一般。接着，老布什的助手珍·贝克接到一个电话。贝克以前是做记者的，《今日美国》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她，佛罗里达的票选可能有变。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那段时间真是难熬，这时电视屏幕突然显示：“乔治·W. 布什，第43届美国总统。”那一刻我真是太激动了，我第一时间就是想打电话给父亲。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打了，我担心他还没清醒，无法与我分享这美妙的时刻。

我跟布什的支持者跳进一辆小型货车，打算去美国国会大厦听竞选胜利演说。那天奥斯汀冷得要命，我们站在广场上，大声唱着乔克·詹姆斯专